

藝術家的故事



權 作 著 有

一九二九年三月初版 實價五角

譯 者 謝 子 敦

著 者 契 訶 甫

發行者 人間書店

發行所 人間書店

上海閘北西寶昌路

序

一八六〇年正月十七在靠着黑海的太甘諾格埠，契訶夫降生。不過是才從他的祖父起，這家才脫出了農奴的地位，他父親早年還做過奴隸，他持家很嚴，守舊教的，契訶夫先在本埠希臘學堂裏工讀，一八七九年他入了莫思哥大學，後來得了醫學學位，但他沒有正式行醫過。他曾到沙哈蘭，特意去看監獄情形，給了他不少的印像；他又到南歐去過幾次，然而他末幾次的來回奔波于莫思哥及南歐之間實在是促短了他的有肺病的生命。一方面他興奮的到莫思哥去看排演他的劇本，一忽兒他就討厭那裏稱讚和譏笑他的做品的人，而不得不為他的病到溫和的南歐去，然而在那裡他又會想他的祖國而抑鬱。他的病越來越深，雖然他自己不覺得，反以為日有起色，到了一九〇四年正同着他的太太要到德國黑林去養病，在途中一个

叫倍登韋勒的地方去世了。那時正是那年七月二日。

契訶夫的本性是喜好歡樂的，他喜愛一切有生命的，一切充滿着陽光和快樂。他極會說笑，有時也說些正重的言論，他老喜歡有一羣閒散作樂的人們圍繞着在他的左右，他很豐美的款待他們。他在莫思哥的大學時已經起首寫小說，後來彙合起來出版了兩本專集，這些早年的著作都是爲了他父親的事業不順遂，要供給一家的費用同他自己的大學學費，迫得他去寫的。所寫的大都是些有趣的和可笑的故事。只是逐漸地，他的做品有了俄國做品的特徵——灰色，和所謂的「含淚的微笑」等。這是不得不如此的，因爲那時俄國的政治和社會情形是極端的不安和苦悶，極端的窘迫和黑暗，黑暗得一星的希望的曙光都沒有，契訶夫的天性無論是多麼愛快樂，他的敏捷的感覺不能不反映出時代的灰色，只是到了他的晚年，在俄國大革命的前幾年，他的做品裏也顯出改革的預兆而有一種新的意義。在

時他雖然不能看見一個和平的社會——理想的超社會——實現，在那社會裏人們是永遠的閒散而快樂的，然而他確信這不過是時間的問題而已，這個社會必要實現的。有一個作家論到契訶夫會這樣的說他是「一朵熱帶的花生長在抑鬱的北國裏。」

契訶夫的小說是寫實的，是要把所要說的事用第三者的態度，真切的，冷靜的寫出。只是因為他的小說是客觀的，真切的，讀者就覺得它們是實在的了；只是因為它們是冷靜的，讀者更覺得它們是富於同情性的。

Walsizewski 在他著的俄國文學史裏說契訶夫：『他的目的是象徵派麼？……最大的毛病是：他的故事裏的動作和結局與他所描寫的人物之間缺少自然和生動的關係。』這個人是不懂得契訶夫的，他以普通的小說——有情節，佈局等，的眼光去看契訶夫所寫的，無怪乎他不懂而想強給契訶夫象徵派的名字。多數契訶夫的小說是記載農人和中等階級的人的生活

斷片，和內心的衝動，若是他們的生活是有趣的，人讀它們時就覺得有趣，反之，若是是可怕的，人自然不會以爲它們是使人高興，像他的早年作品一樣。他的小說都含着極重要而沒有解答的社會人生的各種問題，像個好醫生一般的不多費口舌就把病源明白地指出來，至於對於各問題所以沒有解決或擬出解決的方法的緣故，正是因爲治病要從病源着手，只治局部的病象沒有用，或者反而有害，一個人從早累到晚，連麵包都吃不夠，又那能有工夫想到靈魂，想到快樂和一切高尚上進的事呢？

契訶夫雖然沒有挂牌行醫，他的醫生的技能已經在他的小說裏使我們知道是怎樣的了。他的小說對於各種提出的問題都不去解決，於是人讀它們更感覺加重的灰色和可怕，這正是因爲那時代的社會裏的黑暗情形完全收在它們裏。他的小說雖然是真切的，然而不是死板板的攝影片；他沒有創造特別的主人在他的小說裏，所寫的都是日常普通的事物，但他是一個

藝術的寫生者，所選寫的片斷都活活地現在人的眼前，這也就是他的藝術。

要明白契訶夫的作品最好是深知道他寫它們的目的和方法，他在他的一封信裏說：『我怕那些在句子和行頁間尋找隱秘的意思的人和那些看我做一個解放者或保護者的人們。我不是一個前進者，可也不是一個保守者，不是一個拯世的和尙，可也不是一個漠然不關心的世人。我憎惡各處和各種的形式虛偽和暴力……我祇願做一個藝術家，祇這個而已。』

他的作品範圍極廣，可以說天底下的東西無所不寫，因此不能把他的作品強區分出門類，要想實在的認識契訶夫應當讀他的所有的作品，並且像 Eichenwald 所說『不要分析他的作品，但每個字的細讀領會，每個單純的事實裏都有一種特別的藝術的，關於人的極妙的描叙。』

契訶夫的戲劇差不多完全有中譯本，小說零星地也譯了不少，我的朋

友程萬孚和我正在起首譯契訶夫的書信。那是一部極有趣味而直接表現出契訶夫的思想的信集。還有一部契訶夫的隨筆也是很有趣味的。他在給他的朋友信中說：『醫業是我的太太，文學是我的外遇。』可以看出他對於兩種學業的態度。我譯這幾篇時是在去年春末，那時正在病中，斷續地直到現在才整理好，這幾篇東西當時給我不少的安慰，和激起我很多的思想。

我要感謝我的朋友萬孚，他給我許多勇氣和幫助。

謝子敦十七年初春，西燕。

目 錄

嫁裳·····	一
大伏婁狄亞和小伏婁狄亞·····	一五
農人妻·····	四一
藝術家的故事·····	七三
黑僧·····	一一三

嫁裳

在我年輕的日子，我曾見過許多的房屋，大的小的，新的老的，石頭
的木頭的，但只有一所房屋深深地保存在我的記憶裏。

準確的說，這所房屋不過是間廬舍——一層樓三個窗的小廬舍，樣式
非常的像一個駝背的老太太帶着一頂便帽。廬舍的白墻，瓦房頂，和坍
爛烟囪全都沉沒在一片青裏。那些桑樹，荊球花，和白楊樹，是廬舍現
在的住戶的祖父和曾祖父種的，完全地將這廬舍隱住。然而牠還離不掉是
一所鎮市的房屋。牠的寬敞的院子和其他同樣的青院子排成一行，做成街
道的一部份。從來沒有車輛趕過那條街道，也不常看見什麼人走那兒經

2
過。

小屋的百葉窗永遠是關着；牠的住戶不希好日光——光對於他們沒有用。窗戶也沒有開過，因為他們不喜好新鮮空氣。生活在荊球花，桑樹，棘籬當中的人們，對於自然沒有情感。上帝只賦給了夏天的遊者以自然美的觀賞力。其餘的人類全部都沉湎在不知道有這種美的存在的大愚昧裏。人們永遠是不珍視他們所常有的很多的東西。『我們自己有的，我們不寶貴，』不但不寶貴，我們連愛惜牠都不。

小屋位置在一個地上的樂園裏，有青青的樹，和快樂的鳥在樹上巢息。但在屋裏面……咳……！在夏大，屋裏是又閉塞又悶；到冬天，就熱得像一個土耳其的蒸氣浴一般，一絲兒空氣都沒有，至於那種慘憺！……前好多年，我因事去拜會那小屋，那是我的第一次。我從小屋的主人犬佐那裏帶了一封信給他的太太和女兒。那第一次的拜望，我記得很清

楚。去忘記牠實在是不可能的。

你可以自己設想，當你從穿廊走進客廳的時候，一個四十來歲的弱小婦人驚異地看着你。你是一個陌生人，客人，『一個年輕的男人』；這就够使她感到恐怖和迷亂的地步。你的手裏雖然沒有拿着刀，斧子，或是手鎗，你雖然是溫和地笑着，接待你的還是不免是驚慌。

『榮幸和高興的我要來款待誰？』微小的婦人聲音顫戰地問。
我介紹了自己，又將我的來意說明。

一聲尖銳而快樂的『啊！』立刻接替了驚慌和詫異，她又仰轉她的眼珠向上望着天花板。這『啊！』像回聲一般，來復着從甬道傳到客廳，從客廳到廚房，這樣一直的下到堆房。不多時全所房子都充滿了各種音調的

『啊！』

五分鐘後，我坐在客廳裏的一個又大，又軟，又暖的躺椅上聽

『啊！』的聲音在全條街上回覆着。屋裏有衛生球和羊皮鞋的氣味，有一隻就在我旁邊的椅子上，一塊手巾裏裹着的。窗戶上有繡球花和紗窗簾，窗簾上爬着笨懶的蒼蠅。牆上挂了一個主教的油畫像，玻璃的一個角破了的，接着這畫像的是一排黃綠色的面孔，那是些走江湖模樣的前輩的像。棹上擱着一個頂針，一軸綿線，和一隻補得一半的襪子，散在地下的有釘在一起的紙樣子和一件黑外衣。在隔壁屋裏，兩位驚慌急亂的老婦人促忙的收拾起在地下同樣的紙樣子，和縫紉用的粉塊。

『請你要原諒我們；我們實在是不齊整，』微小的婦人說。

當她對我說時，她一面很難為情地偷瞥着還在從地上拾起紙樣子的隔壁屋子。那個門也好像很難為情似的，一會兒開了一兩寸，一會兒又關上了。

『什麼事？』微小的婦人對着門說。

『Où est mon cravate lequel mon père m'avait envoyé de Koursk? (父親從庫爾司克寄來給我的那條領巾在那裏?)』在門旁的一個婦女聲音問。

『Ah, est-ce que, Marie……que (哦，是不是……馬麗……那)……着實，不好辦……Nous avons donc chez nous un homme peu connu de nous. (現在有一位我們不大熟識的男人在我這裏。)去問盧克立亞罷。』

『我們的法蘭西話說得多麼好啊，但!』這是我從微小婦人的眸子裏看出來的，高興漲熱着她的臉。

不久門開了，我看見一個十九歲樣子的高瘦的姑娘，穿着一件紗的長裳，她的鑲金腰帶上，我記得，還挂下一柄珠母殼的扇子。她進來後，請了一個安，臉羞暈得紅紅。她的有點麻子的長鼻子先紅，漸漸地傳過她的眼睛，到她的額角。

『這是我的女兒，』微小的婦人歡熱地說，『這位，馬娜齊克，是一位年輕的先生從……』等等。

介紹了以後，我就說到我很詫異看見這許多的紙樣子。母親和女兒都垂下她們的眼睛。

『升天節那天我們這裏有一個集市，』那母親說，『我們常是在集市上買材料，然後我們就老忙着縫做，直到下年的集市再來。我們永遠不拿東西到外面去縫做。我的丈夫的薪水很小，我們自己就不能太奢華。所以我們祇得自己來補足一切。』

『但是誰能夠穿這許多的東西呀？你們不只是兩個人嗎？』

『喲……你說得好像我們想要去穿牠們一樣！牠們不是平常穿的；那是嫁裳啊！』

『啊，嬈嬈，你說什麼？』那女兒說，她的臉又紅了。『我們的客人

會以爲是真的。我不打算出嫁。永遠不！」

她說是這樣的說，但當她說到『出嫁』的字時，她的眼睛異常的光亮。

茶，餅乾，牛油，和糖菓醬都端了進來，末後又吃了覆盆菓和奶油。到了七點鐘，我們吃晚飯，一共是六道菜，在我們吃着飯的時候，我聽到隔壁屋裏一個很大的打哈欠聲。我很詫異地向門看去：那哈欠只能從一個男人的口裏打出。

『那是伊格·杉窈尼齊，我丈夫的兄弟，』那微小的婦人覺出我的詫異，這樣的向我解釋。『他和我們同住有一年了。請你饒恕他；他不能進來見你。他是一個非常不愛交際的人，並且怕見生人。他現在要進修道院。當他在軍隊裏服務時，他受了很不公平的待遇，這個失意就盤住他的腦裏。』

晚飯後，那微小的婦人將伊格彬窈窕齊親手繡着的袈裟，要送給教堂做禮物的，給我看。馬娜齊克也一時地放下了她的羞怯，給我看她繡着給她父親的裝煙包。當我做她的繡活非常的使我羨慕，她的臉立刻漲紅，又在她的母親耳旁低聲地說了些什麼。她母親也立刻笑容滿面，請我到儲藏室去。在那裏她母親指了五個大箱，和很多略小的箱子和盒子給我看。

『這都是她的嫁裳，』她母親低聲說，『全是我們自做的。』
看完了這些禁箱以後，我就辭別了我的寬善的主人。她們使我應許日後再來看看她們。

沒想到這個應許我果然能够守住。七年後，我因為被遣去指導那城裏的一件法律訴案，就第二次去拜會她們。

當我進那小屋時，我又聽到那個『啊！』在那裏回復。她們即時認出